

K157 號

黃海星

23：30p.m.

火車慢慢的到達西安車站。

這邊廂，我踏著疲累的步伐登上火車；那邊廂，一個女孩背負著沉重的行李，在我的身邊擦身而過。

23：40p.m.

在火車上，經過一番爭先恐後的座位霸佔戰後，我和剛才的那個女孩不期而遇的並坐在 K157 號由西寧開往上海第 17 卡 108 和 109 號座位上。

23：50p.m.

女孩整理身邊的行李後，望望對坐的夫婦，問道：「你們是到哪？」

婦人道：「上海。」

女孩點頭，並偷偷地斜視一下身邊的人——我

23：52p.m.

我好奇的往左偷看一下，見那女孩身穿白色 T-SHIRT，淺藍色牛仔短褲子，染有淺啡色的短髮，穿上一對 CONVERSE 白紅色的波鞋。那女孩亦不約而同的往右一望，四目相投，問道：「你是到哪兒？」

我將火車票從褲子的袋中拿了出來，遞給她看。

女孩道：「原來是洛陽，那比我早兩個小時下車。」

我道：「是。」

我極力避免說話，因為我說話一定會給人知道我是哪個地方的人……

女孩又問：「聽你的口音，好像不是當地人，你是哪個地方的人？」

我心中暗暗罵道：「為甚麼中國人這麼喜歡問人是哪個地方的人呢？而且這個女孩也挺厲害了，我只說一個『是』她就聽了出來！」我無奈的答道：「我是廣東人。」

她道：「剛剛聽你的口音，也猜到你九成是廣東人。」

我疑惑的問：「真的是這麼容易便聽出來嗎？」

她道：「可能我有些同學是廣東人，所以才猜中。你是廣東哪兒？」

她這一問不由得我一驚……

於是我悄悄的在她的耳邊說：「香……港……」

她聽後嘴邊微微一曲，沉吟一會，笑道：「你也不用這樣驚慌！」

「我緊張的原因是因為在北京的時候差點兒便出事了。」

「你也到過北京嗎？」

「是呀！我在西安之前在北京玩了四天。」

「你在北京發生了甚麼事？」

「差點兒被搶劫……別提了。只是不想以香港人的身份來旅遊，這樣會比較安全。無論在甚麼地方：大連、瀋陽、北京、西安，也有很多人問我是哪個地方的人，可能這就是中國人的文化，但我也只會說自己是廣東人而已。」

她聽後，想了一想，便道：「剛才見到你拿著的是學生票，相信你也是學生。」

我說：「對。我是香港的大學生。」

她轉一轉她靈動的眼，道：「為甚麼你卻敢

跟我說你是香港人？難道你不怕我會搶劫嗎？」

我心頭一轉，道：「我看到你也是買學生票的，我相信學生沒有這麼愚蠢會打同行的主意吧！」

她失聲一笑又嘆了口氣的道：「其實其他人見到你們像個學生的模樣，也不會怎麼打你們的主意。如果下次再有人問你是哪地方的人，你答他是高州人就行。」

「高州？」

「對，我們一般稱廣東人也是高州人。」

「有這回事麼？為甚麼我沒有聽過。」

「你當然沒有聽過，這是我們的稱呼，其他人一聽就明白，並不會再追問的了。相信我吧！」

我心中沉吟的道：「高州……就信她一把吧！以後便這樣說吧。」

00:15a.m.

她轉問：「你是從香港來西安嗎？」

我心中道：「她待我以誠，我又豈可再作隱瞞呢！」半思片刻，道：「我其實不是從香港來的，我是從大連來的。」

她驚訝的道：「大連？那兒我也去過，挺漂亮的。」

「是呀！大連真的很美麗，全歐陸式建築，完全不能想像這是中國境內的地方。我是在大連實習完畢後才到北京，再到西安，現在我會到洛陽，我會在那兒呆一天，後天會到開封，最後會返回鄭州再乘飛機回香港去。」

「實習？」

「對！我是在大連的中學當實習老師。看不出嗎？哈哈！」

「那麼，你學的是甚麼？」

「我是主修中文的。那你呢？」

「中文……我是西安理工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到九月時便是最老的師姐了，時間過得真快！」

「呀！對，你們大學是四年制的，我也是明年畢業，香港的是三年制的。」

「我現在是香港城市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但你還沒說你在大學是學甚麼的？」

「你猜？」她微微一笑的答道。

「我怎麼會知道！那……讓我想一想……我猜你是外語系的。對嗎？」

她驚訝的道：「你為甚麼會知道？我真的是外語系，主修英語和日語。」

「我只不過是胡亂的猜猜罷了。可能因為在大連的時候跟我交流的也是外語系的學生，所以我便這樣想。哈哈！那麼，你為甚麼選外語系？」

「我根本不喜歡外語，但是高中的老師跟我說學外語的前途會比較大。」

「你的老師說得沒錯，學英語的用途真的很廣。我本來也想學英語，無奈我始終是比較喜歡中國文學，尤其是詩，所以最後也選了讀中文。」

「其實我也很喜歡中國文學，不過我比較喜歡詞，我的英語在高中一直是全班最差的，我進了外語系，也嚇壞了不少朋友。」她笑道。

「我相信我的年齡比你大。」我忽然道。

「我不相信。那你現在有多大？」

「我現在……二十一」

「那你猜猜我多少歲吧！」

「看你的模樣，是大三的學生，最多也不過二十一歲吧！我覺得你大約是二十或者二十一歲而已。對嗎？」

她冷冷的道：「你錯了！我是一九七五年出生的，現在我是二十六歲。」

我的心中忽然一冷，道：「我才不信，我的直覺一向也很準，你怎麼看也不可能是二十六歲！」

她忽然嫣然一笑，道：「真的騙不過你。你猜得對，我是一九八一年出生的，但我是屬猴。」

「猴？不可能吧！我也是屬猴。」

「因為我是八一年一月出生的，所以是猴，這是沒錯的。」

「那麼，你為甚麼要說是一九七五年出生的？」

「因為我想快一點兒工作，年齡大一點兒會比較方便找工作……」

「明年你就畢業了，畢業之後你想做甚麼工作？」

「我想到北京當出租車司機或者導遊。」

「大學畢業當出租車司機？不是吧！」我驚訝的問。

她徐徐的答：「因為二零零八年北京有奧運會，我學的是外語，到那個時候會很有幫助。」

「但是你不覺得當出租車司機很危險嗎？加上你只是一個女孩子而已……我覺得當導遊會比較安全。」

她心中一想，便道：「那就聽你說的，畢業後當導遊。」

「你為甚麼會有當出租車司機的念頭？」

「因為當出租車司機不會太悶，工作較有彈性。」

我疑惑的問道：「為甚麼當出租車司機便不悶？每天也不過是在路上不停的走來走去。我本來將來也打算當老師，但是在大連當實習老師的時候，發現當老師的工作單調得很，每天只是授課、備課和批改一疊疊厚厚的習作，每天如是，簡直是悶死人的工作。所以我現在放棄了當老師的念頭，因為這不合我的性格。」

她聽後便追問道：「那麼你畢業後打算幹甚麼？」

「我另外一個選擇是當警察、海關等公務員之類的工作。」

「警察？會不會很危險的？」

「危險？這總會有一點危險，但是你怎樣會覺得當警察危險？」

「因為我看到香港的電視劇裏面的警察工作很危險，但香港的治安好嗎？」

我按捺不住一笑：「哈哈！香港的電視劇很多都是騙人的，很誇張。香港的治安當然好！」

00：30a.m.

她忽然問道：「你到洛陽幹甚麼？」

「只是遊玩而已，我已經在西安玩了三天。」

「你在西安到了甚麼地方？」

「我第一天在西安城內到處玩兒玩兒，到了清真大寺、碑林博物館、大雁塔、鐘樓、鼓樓、歷史博物館等等；第二天跟了當地的旅遊團上了華山，我登上了北峰和南峰，可惜時間不足，否則我會留在山頂看日出，聽說在華山山頂的日出是很漂亮的，是嗎？」

「我也登過華山，但沒有登過山頂，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是乘索道嗎？」

「對呀？你為甚麼會知道。」

「只有乘索道才可以一天便登上山頂，但乘索道登山太沒有意思了，而且也太昂貴了！」

「我也覺得很貴，但這也沒有辦法，我沒有太多的時間呆在華山上，而且這是旅遊團的行程安排。第三天我同樣跟團到了半坡博物館、秦王陵、兵馬俑博物館、華清池等。我到西安也不過是想看看傳聞中的兵馬俑是甚麼模樣的。」

「你這三天去的地方已經比我多了，我住在西安三年也沒有出這麼多的地方。」她淡淡的道。

我道：「是不是入場費太貴之故？」

她道：「對呀！入場費真的太昂貴了。」

「對，乘索道要一百塊錢，看兵馬俑要六十塊！入場費真的很昂貴，但我在想為甚麼政府在旅遊方面可以賺到這麼豐厚的利潤，人民卻這麼窮困，吃一頓飯也不過三、四塊錢……那你一個月大約用多少錢？」

「一個月大約用五百塊錢。」

「那你的錢用在哪兒？」

「我怎麼會知道？」

「哈！對，我有時候也不知道錢往哪兒走。……你有沒有寫日記的習慣？」

「有，甚麼事？」

「我在大連的時候想到如果每天在寫日記的時候，甚麼也不寫，只寫下每天的消費金額，

這也可以記錄下每天所幹的事情，更可以知道錢往哪處滾，挺有趣的。」

「哈哈！你寫日記的習慣挺怪！」

00：40a.m.

話題一轉，我問：「那麼，你又是到哪兒？」

「鄭州。因為我的家在那兒。」

我繼續問：「你是不是在西安讀書，每次放假都回家？」

「是呀！今天晚上我本來跟同學一同到網吧通宵上網，但因為我太想念家裏的小妹妹，我已經有五個月沒有見她了，想念得很，雖然她不是我的親妹妹。加上其他同學跟我回家的路線也不同。」

「在內地是不是很多學生都到其他地方念大學？」

「是呀！我的同學們也是來自不同的省份。」

「你是一個人嗎？」

「對。」

「你一個女孩子乘車不害怕嗎？」

「開始的時候當然有點害怕，但坐了這麼多年，已經沒有太大的感覺，只是害怕坐在火車上無聊，和沒有座位，今天晚上很幸運，能找到位子和有人跟我聊天。我帶了報紙。」

問：「你看嗎？」

「不用了。我還要留點精神，明天到洛陽繼續我的行程。」

「這些報紙其實有其他用處，就是我害怕如果在車上找不到位子的時候，便找個空間坐在報紙上過夜，好像那個在睡在地上的男人般……」她一邊笑著，一邊拿報紙出來。

「你明天有行程，那不如睡一睡吧！」

「也不用了，我坐一會就行。」

00：50a.m.

她道：「我很喜歡游泳。你喜歡嗎？」

「我當然喜歡。」

她打趣的道：「我跟我的同學們一起說過，在我們畢業之後一同游泳到香港去。」

我大驚的說：「游泳？不是嗎？怎麼可以游泳到香港？怪不得你喜歡游泳了。」

她輕輕的按著桃紅的櫻唇，道：「我們也不過是說笑而已，不必這麼認真。但我們真的很想到香港去，聽說那裏是不是有一個甚麼『海洋……廣場』？」

我忽然定眼一看，發現她雙眼清明，鼻子高高，桃紅小嘴，瓜子臉形，肌膚若冰雪。

話說回頭，她指的應該是「海洋公園」，而不是甚麼海洋廣場。

她續說：「如果我將來到香港，你可以當我的導遊嗎？」

我說：「當然可以！我也答應我在大連的朋友和老師，如果他們到香港，我會當他們的導遊。」

我打趣的說道：「你將來是游泳到香港的話，如果我是海關的話，我會第一個將你拘捕；但是如果我是警察的話，我會第一個將你放走。哈哈！」

她也會心的一笑。

1：00a.m.

「你可不可以用廣東話讀一些詞給我聽，我想聽一聽廣東話諗出來的詞是怎麼樣子的。」

「如果用廣東話讀詩詞會比普通話來得押韻和好聽。」

但我在心中找了一會，突然想不出有甚麼例子來證明，於是便選了一首簡單的詞，在她的耳邊將細細的讀了出來，讓她猜一猜那首詞是甚麼。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她聽到這兒，便立即拉起嗓子道：「da jiang dong qu , lang tao jin , qian gu feng liu ren wu 。 ren dao shi , san guo zhou lang chi bi……」

我再念：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語還休，欲語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她想了一會，道：「shao nian bu shi chou zi wei, ai shang ceng lou, ai shang ceng lou, yu fu xin ci qiang shou chou。 er jin shi jin chou zi wei, yu yu hai xiu, yu yu hai xiu, que dao tian liang hao ge qiu」

她之後說：「我還是覺得普通話說得比較好聽。」

我說：「是你用普通話說得好聽罷了。」

她續說：「……你可不可以讀一遍那首甚麼『xun xun mi mi ……leng leng qing qing』給我聽呀？」

我一聽這連句疊字，便立即知道她指的是哪一首詞。

「好！當然沒有問題。」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

她聽後，並不作響，心中彷彿泛出絲絲滿意的笑容。

1：30a.m.

她一邊看著報紙，一邊的道：「在香港的報紙是 heng2，還是 shu4？」

我聽後，心中暗道：「heng2？shu4？是甚麼來的？」然後道：「甚麼？」

她有點不耐煩的再道：「在香港的報紙位置的編排是 heng2 的，還是 shu4 的？」

我頭上彷彿生出無數問號，仍是聽不明白她在說甚麼……心中道：「罷了！罷了！」

道：「對不起！我的普通話不是太好，所以我真的聽不清楚你在說甚麼。真的很對不起。或者我給你紙，你可以將你想說的寫出來。哈哈！那麼我覺得會比較方便……」

她嘆了口氣的道：「這是我第一次跟中國人談話時要將說話寫出來！你是學中文的，為甚麼你的普通話會這麼糟！」

我也笑說道：「對！我也覺得很諷刺！中國人跟中國人談竟然要寫才能明白。我已經學了普通話兩年了，其實已經算是說得不錯。我有些朋友，他們的普通話一說出口，一定會把你笑死呢！不過如果你們說得太快的話，我真的是聽不清楚；如果你說慢一點，我是可以聽得懂的。」

於是她在紙上寫下「橫」和「豎」，我才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你想說甚麼了……在香港的報紙跟大陸的不同，大陸的全部都是橫向的，但是香港的報紙的編排有橫的，也有豎的，這好像是為免舖排單調之故。」

1：40a.m.

「跟你談了這麼久，也不知道你叫甚麼名字。我先自我介紹吧！我叫黃海星。黃海的黃海，海星的海星。」

她道：「我叫……」

「等一會……等一會！你可不可以寫下你的名字，因為我覺得我會聽不清楚的。在大連的時候很多人在介紹自己的時候，我聽完了就不知道他們在說甚麼。對不起。哈哈。」於是她便在紙上寫下「唐玲」二字。

1：50a..m.

唐玲又問：「你在香港的時候，有沒有跟劉德華拍照？」

我疑惑的道：「我怎麼會跟劉德華拍照？他們在香港是不會外出的，我們是沒有機會看到他們這等大明星的。」

我問：「你有沒有聽廣東歌的？」

唐玲道：「沒有，我聽的都是國語歌和英語歌，國語歌聽劉德華的和王菲的。」

「對！外語系應該聽英語歌。那麼，有沒有聽謝霆鋒的呢？」

唐玲也疑惑的道：「謝霆鋒也有廣東歌的嗎？」

我聽到她的回答時，真的摸不著頭腦，哭笑不得……無奈的將話題拉開，道：「我在大連的時候聽到人說有一種止肚痛的藥，是不是叫甚麼『瀉停封』？」

她連忙笑道：「對呀！當你拉肚子的時候，吃下去就沒事了，這真的很棒。」

2:00a.m.

我突然想起她也是修日語的，便欲試她一試。

忽然道：「こんばんは。

わたしはこんかいせい，です。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 よろしく。」

她呆了一會，道：「怎麼你會說起日語來，你也有學過日語嗎？」

她點頭道：「こんばんは。

あなたはホンコンじんで，わたしはちゅうごくじんです。

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 よろしく。」

跟著她立即說：「你可不可以不說日語，因為我今天……不是，是昨天晚上溫習日本語，直到兩點才睡覺，睡醒之後就考試，考完後收拾行李便坐這班火車回家。」

我抱歉的道：「好！那我們就談談其他的東西吧！」

2:05a.m.

我忽然想道，她在西安讀書，家住鄭州，我可問問她有甚麼好玩的地方可跟我介紹。於是我從行李中拿出中國地圖，她看到後便立即指出她所就讀的西安理工大學是在哪個位置。

「到洛陽，你可以到少林寺，那兒是值得一看的。」

「我首先會去龍門石窟，但是一天可以將洛陽玩畢嗎？因為我後天……不！是明天便會到開封。」

她想了一想，答道：「當然可以，洛陽的景點不多。但是其實你應該慢慢的玩，西安其實還有很多地方是很好的。」

「我也這麼想，但我剩下的時間不是太多，不可能每個地點也停留太久。」

「開封我也沒有去過……所以我不知道；至於鄭州真的一點兒景點也沒有。」

談話間，她不停的把地圖翻來翻去，不停地指劃著。

在地圖中，還夾有一疊厚厚的紙。

唐玲便問道：「這是甚麼來的？」

她拿起來疑惑的看著，問道：「甚麼是『上平聲』？東、同、童、僮、銅……」

我笑道：「這是《詩韻集成》。這是我寫詩用的。」

唐玲驚道：「你懂寫詩嗎？」

我道：「一點兒。只不過是無聊的時候，偶作解悶之時寫的，只是一個文字遊戲而已。」

唐玲問：「那麼，你現在有沒有作品？我想看一看。可以嗎？」

我沉吟半晌，想道：「就拿前幾天剛完成的給她看看吧。」

我一邊寫，她一邊默默看著詩韻出神，趣味盎然似的。

詩寫畢，如下：

將欲行兮行欲遲，

猶憶相擁話別時。

回眸欲道千萬事，

四目雙凝兩心知。

(上平聲四支韻)

唐玲看後，心中若有所思。我靜靜的偷看她，見她口中細細的重覆的念道：「四目雙凝兩心知……」「這首詩是我在大連話別時寫的，不過是在離開以後，一時手癢而寫下

的，沒有甚麼太大的意思，不過是想將當時的一剎那寫下來而已。」

她問：「題目呢？」

「還沒有想到，因為我懶。你覺得甚麼題目會比較好？」

她道：「我怎麼會知道？但是你寫得很有意思……」

「你還有沒有其他的？」她追問。

我想想後便寫了另一首，如下：

六月二十五日送偉健詩

朝雨輕灑雨連綿，
卻喚愁聲對夜眠。
欲罷心頭一陣酸，
半思還帶在心邊。

(下平聲一先韻)

「這首則是寫給我同行的朋友的詩，因為他在大連的時候認識到一個北京的女孩，但最後原來她在北京有一個男朋友，我當時不過是代入他的角色來看這個世界，嘗試感受一下他當時的心情，假設這件事是發生在自己的身上，拿一點靈感而寫下的，或者我可能比較喜歡在別人的角度看世界，這樣會看得比較真切。」唐玲聽後，嫣然一笑，曰：「這不是『以心比心』。」我聽後訝異的道：「對！對！就是這個意思。」

2：20a.m.

她忽然道：「你有沒有詩集？」我頓時愕然的道：「我怎麼會有詩集？哈哈！我寫的詩也不過二十多首，因為我沒有太多的生活體驗，所以沒有太多的題材。但是，這幾天我到了多地方，看到很多風景和文化，我打算每到一個地方也寫上一首，當作留念。」談話間，唐玲暗暗的點頭。我繼續說：「這首詩是我在北京登上長城的時候寫的，讓我寫給你看看。」

登居庸關有感
萬里長城萬級梯，
乘霧高駕雲月低。
居庸關上一白片，
疑是天堂雪上蹊。

(上平聲八齊韻)

「這首詩是我登上居庸關的時候寫的，你在北京的時候有沒有去過？因為整個居庸關長城也是由樓梯組成，所以我便生了第一句的念頭，加上我登長城的那天早上，霧大得很，環觀四周也看不到其他東西，所以是『一片白』，這裏的『一白片』是由於平仄的格律規定而需要將句子倒裝，這個你不用理會。另一方面，那時候我不停的走，走得很高，彷彿連雲和月也低了下來似的。至於最後一句的靈感是來自我的朋友，她大聲的說那裏的霧很美，我們當時很像到了天堂似的，而且一片白霧很像雪，這首詩便這樣的在長城上寫下來。」

2：25a.m.

唐玲沉吟片刻，道：「待我也寫上一首。」

我道：「你也有這個興趣嗎？哈哈！」

唐玲道：「當然有。好！我就在五分鐘之內要寫好。」

我大驚道：「不是嗎？我寫一首最快也得上的三十分鐘……你怎可能在五分鐘內完成？」

唐玲道：「我當然可以，但是我不是太懂用韻和平仄，只是想到甚麼便寫甚麼。這樣沒問題嗎？」

我笑道：「這個當然沒問題，其實寫作最重要的是要真，只要真摯而不造作，其他所謂的格律，一概也可以不要。」

唐玲聽後，嫣然一笑，然後嬌嬌的背向著我，倚著窗旁，低頭的默默的念著寫著。忽然，她大聲的跟我說：「不准偷看！」

我連忙答道：「好！好！好！我不偷看。」並報以一會心的微笑。

不久，唐玲寫畢，頓即看看桌上的時計，果真在五分鐘內完成。然後默默的將詩遞了給我。

火車遇友有感

二月風箏，三月飛絮，
長安七月話別離，
歸途難知如何以聊，
偶遇詩友引詞意。
大作拜讀多受益，
欲弄斧頭在班門。
春花終隨秋水去，
天南地北各東西。

閱畢，我斜斜一望，見她拿著報紙專心的看著，滿臉通紅般，有著女孩子說不盡的嬌羞；我並沒有笑，只是用心來笑。她彷彿也留意到我的窺視，悄悄的將報紙遮著半邊通紅的臉。我徐徐的道：「最後兩句寫得很好。春花終隨秋水去，天南地北各東西……很有意境美和方向感。」我再三欣賞。問道：「甚麼是二月風箏，三月飛絮？」她說：「我在大學時二月在跟同學們玩風箏，三月天便飛絮滿天。」我打趣的問道：「那麼，四月呢？」她說：「我就是四月，我的英文名是April。」我不禁一笑，再重看詩篇一遍，笑道：「我寫詩送給人的就很多，真的想不到竟然會有人寫詩給我。哈哈！交到你這個朋友真的令我很高興。好！待我也寫一首送給你。但是我該寫甚麼題目呢？」唐玲答道：「就寫一寫關於這個環境，此時此刻的事情吧！」我聽後頓感剛才的問題很傻，竟然糊塗得如此！唐玲跟著道：「那我現在跟你計時，看看你要寫多久。」我於是靜靜的想著，但心頭毫無思緒，思前想後，呆呆的看著她寫的那首詩。突然，心中清明了許多，一揮而就，如下：

答唐玲火車遇友詩
天地無分各西東，
春花不落秋水中。
此情可待成知己，
轉眼惜別長憶終。

(上平聲一東韻)

唐玲一看，「嗤」的一聲，按耐不住笑了出來。在笑聲中也不禁望望桌上的鐘，道：「你這首詩大約寫了二十多分鐘喔……唉……現在是三時了，你還有一個半小時多便要離開了……你走了以後我不知該怎樣過。」我凝視著她的側面，無奈的答曰：「你的眼袋子越來越大了，哈哈！我走了以後，你也該好好的睡一睡，當你睡醒的時候你也差不多到鄭州了。」她閉上眼睛笑道：「我不累。」我道：「你昨天晚上才溫習到兩點多，之後還需要考試，考完以後便立即收拾行李坐火車，你怎麼會不累？你的眼袋子已經替你說了一個謊話。當我走了以後，你好好的睡一睡就行。」

3:15a.m.

唐玲問：「你喜歡吃麵嗎？」

我道：「為甚麼不喜歡？」

「那麼，你到鄭州的時候一定要吃燴麵，這是很好吃的，大概三到四塊錢就有一碗。」

「好！我後天到鄭州的時候一定會吃。」

3:30a.m.

唐玲忽然問道：「你有沒有紙呀？」

我徐徐的在行李中找，遞了一張紙給她，道：「你真幸運，這張紙是我在旅途中備用的紙，你拿去用吧！」

她接過紙後，便叫我將剛才的詩全部給她寫下，當作留個紀念。我欣然答應，心中暗喜的道：「難得有人賞析，便為她一寫吧！」

當我寫完的時候，發現她也寫了一些東西。

「在一個黃道吉日，我在大海快樂的一邊游泳，一邊看星星。」

我看後不知是該氣還是該笑的道：「幹嘛拿我的名字來做句子，來開玩笑！好了！好了！那我就將剛才那首唐詩送給唐玲吧！」

3：45a.m.

唐玲道：「我們交換學生證來看，好嗎？我想看一看香港的學生證是怎麼樣的？」唐玲於是從她的袋子中掏出她那像護照般的學生證，我也拿出信用卡狀的學生證出來。我道：「這張卡就是我在大學的學生證，跟你們的很不一樣。」她好奇的左看看，右看看，我並指出在卡上的那個建築物正是我所就讀的大學；我也隨意的看看她那護照般的學生證內裏的模樣，發現她的學生證上列明了她的故鄉和大學的地點，她跟著問道：「你坐火車有沒有半價？」「有。」唐玲道：「那他們待你真好！我們的學生證中列明了我的家在鄭州，學校在西安。那我只能在西安到鄭州這條路線中才能獲得半票的優惠。如果我到其他地方，便買不到半價票了，他們待你已十分不錯了。」跟著，唐玲從她的學生證最後一頁放置卡片的口袋中，慢慢地移出一張啡肉色壹分鈔票，珍而重之送了給我……

「這個就送了給你吧！就當作一個留念。」

「這個是甚麼來的？」

「這是一九五三年發行的鈔票，現在已經棄用的。就送了給你吧！當作我們之間的留念。」
「這麼珍貴的東西，你還是自己留作紀念吧！」

「我家裏還有一張。你快點收下吧！」

「那我就收下了。謝謝！」

我將之慢慢放進學生證的套內，並在我的行李中找了一找，道：「你送了這東西給我，我無以為報。你就收下這個吧！」

於是在銀包中掏出我的學生照出來。道：「這個就送了給你，當作給你的留念吧！這是在四年前拍的，不像我吧？哈哈！」

唐玲細心看了一會，也小心地將之藏在她的學生證中。

4：00a.m.

我忽然忍不住笑了出來。

唐玲便問：「你發生甚麼事？」

「我突然想起在大連時一些普通話的笑話。」

「有甚麼笑話？可以說給我聽聽嗎？」

「當然可以，但我害怕會把你笑死。有一次我在買冰紅茶的時候，聽到我的朋友說：『親吻你多少錢？』他將『請 qing3』讀成了『親 qin1』；『問 wen4』又讀成了『吻 wen3』，現在想起來真的笑壞人！那時候也嚇壞了那個服務員。」

我續道：「另外一個的是我的笑話：一天晚上，我在天安門廣場等待看升旗的時候，想買一個碗麵來吃，我跟那個女服務員說：『我要man，我要man』，她跟著對我說：『我這裏沒有man，只有mian4』，我才發現自己的懶音毛病又回來了，說漏了中間的[i]音，弄出了不少笑話！」

4：20a.m.

唐玲道：「還有二十分鐘……」

4：40a.m.

在寂靜的車廂中，車長一聲「到洛陽了！」喚醒沉睡中的乘客。

我深深吸了一口氣，徐徐吐出，並站起身將行李拿了下來後，道：「好了，我到站了，再見了……」頭也沒回的一直往前遠去……

心中默默的念著：

「春花終隨秋水去，
天南地北各東西。」